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53 36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梁釋僧祐撰

羅君章更生論
鄭道子神不滅論
遠法師沙門不敬王者論 五篇
遠法師沙門袒服論 何鎮南難并答
遠法師答桓玄明報應論
遠法師因俗疑善惡無現驗三報論
更生論　羅君章
善哉向生之言曰天者何萬物之揔名人者
何天中之一物因此以談今萬物有數而天
地無窮然則無窮之變未始出於萬物萬物

不更生則天地有終矣天地不爲有終則吏生可知矣

尋諸舊論亦云萬兆懸定群生代謝聖人作易已備具極窮神知化窮理盡性苟神可窮有形者不得無數是則人物有定數彼我有成分有不可滅而爲無彼不得化而爲我聚散隱顯環轉於無窮之塗賢愚壽夭還復其物自然貫次毫分不差與運泯復不誠不知遐哉邈乎其道冥矣

天地雖大渾而不亂萬物雖衆區已別矣各自其本祖宗有亭本支百世不失其舊又神之與質自然之偶也偶有離合死生之變也質有聚散往復之勢也人物變化各有其往往有本分故復有常物散雖混淆聚不可亂其往彌遠故其復孫近又神質冥期符契自合世皆悲合之必離而莫慰離之必合皆知聚之必散而莫識散之必聚未之思也豈遠乎若者凡今生之土爲即昔生生之故事即故事於體無所厝其意與已冥終不自覺孰云覺之哉今談者徒知向我非今而不知今我故昔我耳達觀者所以齊死生亦云死生爲寤寐誠哉是言

孫長沙書

安國

省更生論括囊變化窮尋聚散思理既佳又

指味辞致亦快是好論也然吾意猶有同異
以夫萬物化爲異形者不可勝數應理不失
但隱顯有年載然今萬化猶應多少有還得
形者無緣盡當須冥遠耳目不復開逐然後
乃復其本也吾謂形既粉散知亦如之紛錯
混淆化爲異物他物各失其舊非復昔日此
有精者所以悲歎若然則足下未可孤以自
慰也
荅孫
獲書文略旨辞理亦兼情雖欣清酬未喻乃
懷區區不已請尋前本本亦不謂物都不化
但化者各自得其所化頹者亦不失其舊體
孰主陶是載混載判言然之至分而不可說
也如此豈徒一更而已哉將與無窮而長更
矣終而復始其數歷然未能知今安能知更
蓋積悲忘言諮求所通豈云唯慰聊以寄散
而已矣
神不滅論　鄭道子
多以形神同滅照識俱盡夫所以然其可言
乎十世既以周孔爲極矣仁義禮教先結其
心神明之本絕而莫言故感之所體自形已
還佛唱至言悠悠弗信余墜弱喪思披淪溺
仰尋玄旨研求神要悟夫理精於形神妙於
理寄像傳心粗舉其證庶鑒諸將悟遂有功

於滯惑焉

夫形神混會雖與生俱存至於麤妙分源則有無區異何以言之夫形也五藏六腑四肢七竅相與爲一故所以爲生當其受生則五常殊授是以肢體偏病耳目互缺無奪其爲生一形之內其猶如茲況神體靈照妙統衆資而精麁異源豈非各有其本相因爲用者耶近取諸身即明其理庶可悟矣一體所資肌骨則痛癢所知爪髮則知之所絕其何故哉豈非肌骨所以爲生爪髮非生之本也生在本耶生之所本生在本則知存生在末則知滅一形之用猶以本末爲興廢況神爲生本其源至妙豈得與七尺同枯尸牖俱盡者哉推此理也則神之不滅居可知矣

客難曰子之辨神形盡矣即取一形之內知與不知精矣然形神雖麤妙異源俱以有爲分夫所以爲有則生爲其本既孰有本已盡而資乎本者獨得存乎出生之表則廓然冥盡既冥盡矣非但無所立言亦無所立其識矣識不立則神將安寄既無所寄安得不滅矣荅曰子之難辨則辨矣未本諸心故有若斯之難乎夫萬化皆有也榮枯盛衰死生代乎一形盡一形生此有生之始終也至於水

火則孙貫群生贍而不匱豈非火體因物水理虛順生不自生而爲衆生所資因即爲功故物莫能竭乎同在生域其妙如此況神理獨絶器所不隣而限以生表冥盡神無所寄哉因斯而談太極爲兩儀之毋兩儀爲萬物之本彼太極者渾元之氣而已猶能揔此化根不變其一矧神明靈極有無兼盡者耶其難曰子推神照於形表指太極於物先誠有其義然理貴厭心然後談可究也夫神形未嘗一時相違相違則無神矣草木之無神無識故也此形盡矣神將安附而謂之不滅哉

苟能不滅則自乖其靈不資形矣既不資形何理與形爲生終不相違不能相違則生本是同斷可知矣

荅曰有斯難也形神有源請爲子循本而釋之夫火因薪則有火無薪則無火薪雖所以生火而非火本自在因薪爲用耳若待薪然後有火則燧人之前其無火理乎火本至陽陽爲火極故薪是火所寄非其本也神形相資亦猶此矣相資相因生塗所由耳安在有形則神存無形則神盡其本惚怳不可言矣請爲吾子廣其類以明之當薪之在水則火盡出水則火生一薪未改而火前期

神不賴形又如茲矣神不待形可以悟乎

難曰神不待形未可頓辨就如子言苟不待形則資形之與獨照其理常一雖曰相資而本不相關佛理所明而必陶鑄此神以濟彼形何哉

答曰子之問有心矣此悠悠之所惑而未暨其本者也神雖不待形然彼形必生必生之形此神必宅宅必宅生則照感爲一自然相濟自然相濟則理極於陶鑄陶鑄則功存功存則道行如四時之於萬物豈有心於相濟哉理之所順自然之致之所至耳

難曰形神雖異自然相濟則敬聞矣子既辟神之於形如火之在薪薪無意於有火火無情於寄薪故能合用無窮自與化永非此薪之火移於彼薪然後爲火而佛理以此形既盡更宅彼形形神去來由於罪福請問此形爲罪爲是形耶爲是神耶若形也則大冶之一物耳若神也則神不自濟繫於異形則子形神不相資之論於此而躓矣

答曰宣有斯問然後理可盡也所謂形神不相資明其異本耳既以爲生生之內各周其用苟用斯生以成罪福神豈自妙其照不爲此形之用耶若其然也則有意於賢愚非忘照而玄會順理盡形化神宅此

形子不疑於其始彼此一理而性於其終耶
難曰神即形為照形因神為用斯則然矣悟
既由神或亦在神神隨此形故有賢愚賢愚
非神而神為形用三世周迴萬劫無筭賢愚
靡始而功顯中路無始之理玄而中路之功
未孰有在末之功而枝無始之初者耶若有
嘉通則請從後塵
答曰子責其始有是言矣夫理無始終玄極
無崖既生既化罪福往復自然所生耳所謂
聰明誠由耳目之本非聰明也所謂賢
愚誠應有始既為賢愚無始可知矣夫有物
也則不能管物唯無物然後能為物所歸若
有始也則不能為終唯無始也然後終始無
窮此自是理所必然不可徵事之有始而責
神同於事神道玄遠至理無言髣髴其宗相
與為悟而自末徵本動失其統所以守此一
觀庶階其峯若肆辨競辭余知其息矣
洪範說生之本與佛同矣至乎佛之所演則
多河漢此溺於日用耳商臣極逆後嗣隆業
顏冉德行早夭無聞周孔之教自為方內推
此理也其可知矣請廣其證以究其詳夫稟
靈乘和體極淳粹堯生丹朱頑凶無章不識
仁義瞽瞍誕舜原生則非所育求理應傳美
其事若茲而謂佛理為迂可不悟哉

桓君山新論形神臣澄以爲君山未聞釋氏之教至於論形神已設薪火之譬後之言者乃謂余嘗言老子用恬惔養性致壽數百歲今行其道寧能延年却老乎余應之曰雖同形名而質性才幹乃各異度有強弱堅脆之姿焉愛養適用之直差愈耳譬猶衣履器物愛之則完全乃久余見其旁有麻燭而炬垂一尺所則因以喻事言精神居形體猶火之然燭矣如善扶持隨火而側之可毋滅而竟燭燭無火亦不能獨行於虛空又肉枯腊而精神弗爲之能潤澤內外周遍則不能後然其炱炱炱猶人之耆老齒墮髮白肌氣索而死如火燭之俱盡矣人之遭邪傷病而不遇共養良醫者或強死死則肌肉筋骨常若火之傾賴風而不獲救護亦道滅則膚餘幹長焉余嘗夜坐飲內中然麻燭燭半壓欲滅即自曰勑視見其皮有剝屹乃扶持轉側火遂度而復則維人身或有虧剝劇能養慎善持亦可以得度又人莫能識其始生時則老亦死不當自知夫古昔平和之世人民蒙美盛而生皆堅強老壽咸百年左右乃死死時忽如卧出者猶果物穀實久老則自墮落矣後世遭衰薄惡氣娶嫁又不時勤苦過度是以身生子皆俱傷而筋骨血氣不充強

故多凶短折中年夭卒其遇病或疾痛惻怛然後終絕故咨嗟憎惡以死爲大故昔齊景公美其國嘉其樂云使古而無死何若晏子曰上帝以人之殁爲善仁者息焉不仁者如爲今不思勉廣曰學自通以趨立身楊名如但貪利長生多求延壽益年則惑之不解者也或難曰以燭火喻形神恐似而非焉今人之肌膚時剥傷而自愈者血氣通行也彼蒸燭缺傷雖有火居之不能復全是以神氣而生長如火燭不能自補完蓋其所以爲異也而何欲同之應曰火則從一端起而人神氣則於體當從內稍出合於外若由外腠達於內固未必由端往也譬猶炭火之爨赤如水過渡之亦小滅然復生焉此與人血氣生長肌肉等顧其終極或爲炙或爲炉耳曷爲不可以喻哉余後與劉伯師夜爨脂火坐語鐙中脂索而炷燋禿將滅息則以示曉伯師言人衰老亦如彼禿燈矣又爲言前爨麻燭事伯師曰燈燭盡當益其脂易其燭人老衰亦如彼目蹙續余應曰人既稟形體而立猶彼持燈一燭及其盡極安能自盡易盡易之乃在人人之蹙黨亦在天天或能爲他其肌骨血氣充強則形神枝而又生惡則絕傷猶火之隨脂燭多少長短爲遲速矣欲燈燭自盡

易以不能但促毀旁脂以染漬其頭轉側蒸幹使火得安居則皆復明焉及本盡者亦無以爨今人之養性或能使墮齒復生白髮更黑肌顏光澤如彼促脂轉燭者至壽極亦獨死耳明者知其難求故不以自勞愚者欺或而冀獲盡指易燭之力故汲汲不息又草木五穀以陰陽氣生於土及其長大成實實復入土而後能生猶人與禽獸昆蟲皆以雄雌交接相生生之有長長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時之代謝矣而欲變易其性求爲異道惑之不解者也

沙門不敬王者論

晉成康之世車騎將軍庾冰疑諸沙門抗禮萬乘所明理何驃騎有咎（二家論各在本集）至元興中太尉桓公亦同此義謂庾言之未盡與八座書云佛之爲化雖誕以茫浩推乎視聽之外以敬爲本此出處不異蓋所期者殊非敬恭宜廢也老子同王侯於三大原其所重皆在於資生通運豈獨以聖人在位而比稱二儀哉將以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故尊其神器而禮寔惟隆豈是虛相崇重義存弘御而已沙門之所以生生資國存亦日用於理命豈有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慧而廢其敬哉

遠法師

于時朝士名賢咨者甚衆雖言未悟時並乎有其美徒咸盡所懷而理蘊于情遂令無上道服毀於塵俗亮到之心屈乎人事悲夫斯乃交喪之所由千載之否運深懼大法之將淪感前事之不忘故著論五篇寃叙微意豈曰淵鑒之待晨露蓋是伸其冈極亦庶後之君子崇敬佛教者或式詳覽焉

沙門不敬王者論在家第一

原夫佛教所明大要以出家爲異出家之人凡有四科其弘教通物則功侔帝王化兼治道至於感俗悟時亦無世不有但所遇有行藏故以廢興爲隱顯耳其中可得論者請略而言之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俗迹同方內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禮敬有本遂因之而成教本其所因則功由在昔是故因親以教愛使民知有自然之重二者之來寔由以教敬使民知有自然之恩因嚴寔應應不在今則宜尋其本故以罪對爲刑罰使懼而後慎以天堂爲爵賞使悅而後動此皆即其影響之報而明於教以因順爲通而不革其自然也何者夫厚身存生以有封爲滯累根深固存我未忘方將以情欲爲苑囿聲色爲遊觀虺沔世樂不能自勉而特出是故教之所撿以此爲涯而不明其外耳其

外未明則大同於順化故不可受其德而遺其禮沿其慧而廢其敬是故悅釋迦之風者輒先奉親而敬君變俗投簪者必待命而順動若君親有疑則退求其志以俟同悟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資生助王化於治道者也論者立言之旨貌有所同故位夫內外之分以明在三之志略敘經意宣寄所懷

沙門不敬王者論出家第二

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於物其爲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則不重運通之資息患不由於存身則不貴厚生之益此理之與形乖道之與俗反者也若斯人者自誓始於落簪立志形乎變服是故凡在出家皆遯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遯世則宜高尚其跡夫然者故能拯溺俗於沈流拔幽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天人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亦已協契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從此而觀故知超化表以尋宗則理深而義篤昭泰息以語仁則功未而慧淺若然者雖將面冥山而旋步猶或恥聞其風豈

況與夫順化之民尸禄之賢同其孝敬者哉

沙門不敬王者論求宗不順化第三

問曰尋夫老氏之意天地以得一爲大王侯以體順爲尊得一故爲萬化之本體順故有運通之功然則明宗必存乎體極體極必由於順化是故先賢以爲美談衆論所不能異異夫衆論者則義無所取而云不順化何耶荅曰凡在有方同稟生於大化雖群品萬殊精麁異貫統極而言唯有靈與無靈耳有靈則有情於化無靈則無情於化無情於化化畢而生盡生不由情故形朽而化滅有情於化感物而動動必以情故其生不絕其生不絕則其化彌廣而形孫積情孫滯而累彌深其爲患也焉可勝言哉是故經稱泥洹不變以化盡爲宅三界流動以罪苦爲場化盡則因緣永息流動則受苦無窮何以明其然夫生以形爲桎梏而生由化有化以情感則神滯其本而智昏其照介然有封則所存唯已所涉唯動於是靈轡失御生塗日開方隨貪愛於長流豈一受而已哉是故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塵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生可滅不以生累其神則神可冥冥神絶境故謂之泥洹泥洹之名豈虛稱也哉請推而實之天地雖以生生爲大

而未能令生者不死王侯雖以存存爲功而
未能令存者無患是故前論云達患累緣於
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
化以求宗義存於此斯沙門之所
以抗禮萬乘高尚其事不爵王侯而沾其慧
者也

沙門不敬王者論體極不兼應第四

問曰歷觀前史上皇已來在位居宗者未始
異其原本不可二是故百代同典咸一其
統所謂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如此則非智有
所不照自無外可照非理有所不盡自無理
可盡以此而推視聽之外廓無所寄理無所
寄則宗極可明令諸沙門不悟文表之意而
惑教表之文其爲謬也固已甚矣若復顯然
有驗此乃希世之聞
答曰夫幽宗曠邈神道精微可以理尋難以
事詰既涉乎教則以固時爲撿雖應世之見
優劣萬差至於曲成在用感即民心而通其
分分至則止其智之所不知而不關其外者
也若然則非體極者之所不兼兼之者不可
並御耳是以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
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此但方內之階差而猶
不可頓設況其外者乎請復推而廣之以遠
其旨六合之外存而不論者非不可論論之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或乖六合之内論而不辨者非不可辨辨之或疑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辨而不議者非不可議議之者或亂此三者皆即其身耳目之所不至以為關鍵而不關視聽之外者也因此而求聖人之意則内外之道可合而明矣常以為道法之與名教如來之與堯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詳而辨之指歸可見理或有先合而後乖有先乖而後合先合而後乖者歷代君王未體極之主斯其流也何以明之經云佛有自然神妙之法化物以權廣隨所入或為靈仙轉輪聖帝或為卿相國師道士若此之倫在所變現諸王君子莫知為誰此所謂合而後乖者也或有始創大業而功化未就迹有參差故所受不同或期功於身後或顯應於當年聖王則之而成教者亦不可稱筭雖抑引無方必歸塗有會此所謂乖而後合者也若令乖而後合則擬步通塗者必不自崖於一揆若令先合而後乖則釋迦之與堯孔發致不殊斷可知矣是故自乖而求其合則知理會之必同自合而求其乖則悟體極之多方但見形者之所不兼故惑衆塗而駭其異耳因茲而觀天地之道功盡於運化帝王之德理極於順通若以

對夫獨絶之教不變之宗固不得同年而語
其優劣亦已明矣

沙門不敬王者論形盡神不滅第五

問曰論旨以化盡爲至極故造極者必違化
而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是以引歷代君王
使同之佛教令體極之至以權君統此雅論
之所託自必於大通者也求之實當理則不
然何者夫稟氣極於一生生盡則消液而同
無神雖妙物故是陰陽之所化耳既化而爲
生又化而爲死既聚而爲始又散而爲終因
此而推固知神形俱化原無異統精麤一氣
始終同宅宅全則氣聚而有靈宅毀則氣散
而照滅散則反所受於天本滅則復歸於無
物反覆終窮皆自然之數耳孰爲之哉若令
本異則異氣數合合則同化亦爲神之處形
猶火之在木其生必存其毀必滅形離則神
散而冈寄木朽則火寂而靡託理之然矣假
使同異之分昧而難明有無之說必存乎聚
散聚散氣變之摠名萬化之生滅故莊子曰
人之生氣之聚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
爲彼徒若吾又何患古之善言道者必有以
得之若果然耶至理極於一生生盡不化義
可爭也

荅曰夫神者何耶精極而爲靈者也精極則

非卦象之所圖故聖人以妙物而爲言雖有上智猶不能定其體狀窮其幽致而談者以常識生疑多同目亂其爲誣也亦已深矣將欲言之是乃言夫不可言今於不可言之中復相與而依倚神也者圓應無生妙盡無名感物而動假數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滅假數而非數故數盡而不窮有情則可以物感有識則可以數求數有精麁故其性各異智有明闇故其照不同推此而論則知化以情感神以化傳情爲化之母神爲情之根情有會物之道神有冥移之功但悟徹者反本惑理者逐物耳古之論道者亦未有所同請引而明之莊子發玄音於大宗曰大塊勞我以生息我以死又以生爲人聾死爲反真此所謂知生爲大患以無生爲反本者也文子稱黃帝之言曰形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變無窮莊子亦云持犯人之形而猶喜君人之形萬化而未始有極此所謂知生不盡於一化方逐物而不反者也二子之論雖未究其實亦嘗傍宗而有聞焉論者不尋無方生死之說而或聚散於一化不思神道有妙物之靈而謂精麁同盡不亦悲乎火木之喻原自聖典失其流統故幽與莫尋微言遂淪於常教令談者資之以成疑向使時

無悟宗之匠則不知有先覺之明冥傳之功
沒世靡聞何者夫情數相感其化無端因緣
密搆潛相傳寫自非達觀孰識其變自非達
觀孰識其會請爲論者驗之以實火之傳於
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
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
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朽於一生便
以謂神情俱喪猶覩火窮於一木謂終期都
盡耳此由從養生之談非遠尋其類者也就
如來論假令神形俱化始自天本愚智資生
同稟所受問所受者爲受之於形耶爲受之
於神耶若受之於形凡在有形皆化而爲神
神矣若受之於神是以神傳神則丹朱與帝
堯齊聖重華與瞽瞍等靈其可然乎其可然
乎如其不可固知冥緣之搆著於在昔明闇
之分定於形初雖靈均善運猶不能變性之
自然況降茲已還乎驗之以理則微言而有
徵效之以事可無惑於大道

論成後有退居之賓步朗月而宵遊相與共
集法堂因而問曰敬尋雅論大歸可見殆無
所間一日試重研究蓋所未盡亦少許慮耳
意以爲沙門德式是變俗之殊制道家之名
器施於君親固宜略於形敬令所疑者謂專
創難就之業遠期化表之功潛澤無現法之

効來報玄而未應乃令王公獻供信士屈體得無坐受其德陷乎早計之累虛沾其慧貽夫素飡之譏耶主人良久乃應曰請爲諸賢近取其類有人於此奉宣時命遠通殊方九譯之俗問王者以當資以糇粮錫以犧服不咎曰然主人曰類可尋矣昔沙門者何耶謂其發蒙俗之幽昏啓化表之玄路方將以兼忘之道與天下同往使希高者挹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若然雖大業未就觀其超步之跡所悟固已弘矣然則運通之功資存之益尚未酬其始誓之心況咎三業之勞乎又斯人者形雖有待情無近寄視夫四事之供若蠛蚊之過乎其前者耳濡沫之慧復焉足語哉衆賓於是始悟冥塗以開轍爲功息心以淨畢爲道乃欣然怡襟詠言而退

晉元興三年歲次閼逢于時天子蒙塵人百其憂凡我同志僉懷綴旒之歎故因述斯論焉

遠法師 河鎮難并 咎遠法師

沙門袒服論

或問曰沙門袒服出自佛教是禮與咎曰然問曰三代殊制其禮不同質文之變備於前典而佛教出乎其外論者咸有疑焉若有深致幸誨其未聞

咎曰玄古之民大朴未虧其禮不文三王應

世故與時而變因茲以觀論者之所執方內之格言耳何以知其然中國之所無或得之於異俗其民不移故其道未亡是以天竺國法盡敬於所尊表誠於神明率皆祖服所謂去僞之墓者也雖記籍未流茲土其始似有聞焉佛出於世因而爲教明所行不左故應右祖何者將辨貴賤必存乎位位以進德則尚賢之心生是故沙門越名分以背時不退已而求先又人之所能皆在於右若動不以順則觸事生累過而能復雖中賢猶未得況有下於此者乎請試言之夫形以左右成體理以邪正爲用二者之來各乘其本滯根不拔則事求愈應而形理相資其道微明世習未移應微難辨祖服既彰則形隨事感理悟其心以御順之氣表誠之體而邪正兩行非其本也是故世尊以祖服篤其誠而閑其邪使名實有當敬慢不雜然後開出要之路導眞性於久迷令淹世之賢不自絕於無分希進之流不惑塗而旋步於是服膺聖門者咸履正思順異跡同軌緬素風而懷古背華俗以洗心尋本達變即近悟遠形服相愧理深其感如此則情化專向修之弗倦動必以順不覺形之自恭斯乃如來勸誘之外因毀麁之妙跡而衆談未喻或欲華之反古之道何

其深哉

何鎮南難

見荅問祖服指訓兼弘摽末文於玄古資形理於近用使敬慢殊流誠服俱盡殆無間然至於所以明順猶有未同何者儀形之設蓋在時而用是以事有內外乃可以淺深應之李繹之與周孔漸世同必無逆順之殊明矣故老明兵凶奠右禮以喪制不左且四等窮奉親之至三駁顯王跡之仁在後而要其旨可見寧可寄至順於凶事表吉誠於喪容哉鄭伯所以肉袒亦猶許男輿櫬皆自以所乘者逆必受不測之罰以斯而證順將何在故率所懷想更詳盡今內外有歸

遠法師荅

敬尋問旨蓋是開其遠塗照所未盡令精麁並順內外有歸三復斯誨所悟良多常以為道訓之與名教釋迦之與周孔發致雖殊而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但妙跡隱於常用指歸昧而難尋遂令至言隔於世典談士發殊塗之論何以知其然聖人因弋鈎以去其甚順四時以簡其煩三駁之禮失前禽而弗者網罟之設必待化而方用上極行葦之仁內匹釋迦之慈使天下齊已物我同觀則是合抱之一毫豈直有間於優劣而非拘

與者哉然自跡而尋猶大同於兼愛遠求其實則階差有分分外之所通未可勝言故漸茲以進德令事顯於君親從此而觀則內外之教可知聖人之情可見但歸塗未啓故物莫之識若許其如此則祖服之義理不容疑來告記謂宜更詳盡故復究叙本懷原夫形之化也陰陽陶鑄受左右之體昏明代運有死生之說人情感悅生而懼死好進而惡退是故先王既順民性撫其自然令吉凶殊制左右異位由是吉事尚左進爵以尊其生凶事尚右哀容以毀其性斯皆本其所受因順以通教感於事變懷其先德者也世之所貴者不過生存生存而屈伸進退道盡於此淺深之應於是乎在沙門則不然後身退已而不謙卑時來非我而不弊辱卑以自牧謂之謙居衆人之所惡謂之順謙順不失其本則日損之功易積出要之路可遊是故遁世遺榮反俗而動動而反俗者與夫方內之賢雖貌同而實異何以明之凡在出家者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推此而言固知發軫歸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世務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生可絕不以生累其神則神可冥然則向之所謂吉凶成禮奉親事君

者蓋是一域之言耳未始出於有封有封未
出則是訛其文而未達其變若然方將滯名
教以徇生乘萬化而背宗自至順而觀得不
曰逆乎漸世之與遺俗指存於此

遠法師明報應論

問曰佛經以殺生罪重地獄斯罰冥科幽司
應若影響余有疑焉何者夫四大之體即地
水火風耳結而成身以爲神宅寄生捔照津
暢明識雖託之以存而其理天絶豈唯精麤
之間固亦無受傷之地滅之既無害於神亦
由滅天地間水火耳又問萬物之心愛欲森
繁但私我有已情慮之深者耳若因情致報

答桓南郡

乘惑生應則自然之迹順何所寄哉

答曰意謂此二條始是來問之關鍵立言之
津要津要既明則群疑同釋始涉之流或因
茲以悟可謂朗滯情於常識之表發奇唱於
未聞然佛教深玄微言難辨苟未統夫指歸
亦焉能暢其幽致當爲依傍大宗試敘所懷
推夫四大之性以明受形之本則假於異物
託爲同體生若遺塵起滅一化此則慧觀之
所入智忍之所遊也於是乘去來之自運雖
聚散而非我寓群形於大夢實處有而同無
豈復有封於所受有係於所戀哉若斯理自
得於心而外物未悟則悲獨善之無功感先

覺而興懷於是思弘道以明訓故仁恕之德
存焉若彼我同得心無兩對遊忍則泯一玄
觀交兵則莫逆相遇傷之豈唯無害於神固
亦無生可殺此則文殊案劍迹逆而道順雖
復終日揮戈措刃無地矣若然者方將託鼓
舞以盡神運千鍼而成化雖功被猶無賞何
罪罰之有耶若反此而尋其源則報應可得
而明推事而求其宗則罪罰可得而論矣嘗
試言之夫因緣之所感變化之所生豈不由
其道哉無明爲惑網之淵貪愛爲衆累之府
二理俱遊冥爲神用吉凶悔吝唯此之動無
明掩其照故情想凝滯於外物貪愛流其性
故四大結而成形形結則彼我有封情滯則
善惡有主有封於彼我則私其身而身不忘
有主於善惡則戀其生而生不絶於是甘寢
大夢昏於同迷抱疑長夜所存唯著是故失
得相推禍福相襲惡積而天殃自至罪成則
地獄斯罰此乃必然之數無所容疑矣何者
會之有本則理自冥對兆之雖微勢極則發
是故心以善惡爲形聲報以罪福爲影響本
以情感而應自來豈有幽司由御失其道也
然則罪福之應唯其所感感之而然故謂之
自然自然者即我之影響耳於夫主宰復何
功哉

請尋來問之要而驗之於實難旨全許地水火風結而成身以爲神宅此即宅有主矣問主之居宅有情耶無情耶若云無情則四大之結非主宅之所感若以感不由主故處不以情則神之居宅無情無痛痒之知神既無知宅又無痛痒以接物則是伐斧剪林之喻無明於義若果有情四大之結是主之所感也若以感由於主故處必以情則神之居宅不得無痛痒之知神既有知宅又受痛痒以接物固不得同天地間水火風明矣因茲以談夫神形雖殊相與而化內外誠異渾爲一體自非達觀孰得其際耶苟未之得則愈久愈迷耳凡稟形受命莫不盡然也受之既然各以私戀爲滯滯根不拔則生理孫固愛源不除則保之亦深設一理逆情使方寸迷亂而況舉體都亡乎是故同逆相乘共生讎隙禍心未冥則構怨不息縱復悅畢受惱情無遺憾形聲既著則影響自彰理無先期數合使然也雖欲逃之其可得乎此則因情致報乘感生應但立言之旨本異故其會不同耳問曰若以物情重生不可致喪則生情之由私戀之惑耳宜朗以達觀曉以大方豈得就六迷滯以爲報應之對哉

答曰夫事起必由於心報應必由於事是故

以觀事而事可變舉事以責心而心可
以推此而言則知聖人因其迷滯以明報應
之對不就其迷滯以為報應之對也何者人
之難悟其日固久是以佛教本其所由而訓
必有漸知久習不可頓廢故先示之以罪福
罪福不可都忘故使推其輕重重推於罪
福則驗善惡以宅心善惡滯於私戀則推我
以通物二理兼弘情無所係故能尊賢容衆
怨已施安遠尋影響之報以釋往復之迷迷
情既釋然後大方之言可曉保生之累可絶
夫生累者雖中賢猶未得豈常智之所達哉

三報論 因俗人疑惡無現驗善作 遠法師

經說業有三報一曰現報二曰生報三曰後
報現報者善惡始於此身即此身受生報者
來生便受後報者或經二生三生百生千生
然後乃受受之無主必由於心心無定司感
事而應應有遲速故報有先後先後雖異咸
隨所遇而為對對有強弱故輕重不同斯乃
自然之賞罰三報之大略也非夫通才達識
入要之明罕得其門降茲已還或有始涉大
方以先悟為奢鼈博綜內籍反三隅於未聞
師友仁匠習以移性者差可得而言請試論
之夫善惡之興由其有漸漸以之極則有九
品非其現報之所攝然則現

大常類可知類非九品則非三報之所
攝何者若利害交於目前而頻相傾奪神機
自運不待慮而發發不待慮則報不旋踵而
應此現報之一隅絕夫九品者也又三業殊
體自同有定報定則時來必受非祈禱之所
移智力之所免也將推而極之則義深數廣
不可詳究故略而言之相參懷佛教者以有
得之世或有積善而殃集或有凶邪而致慶
此皆現業未就而前行始應故曰禎祥遇禍
妖孽見福疑似之嫌於是乎在何以謂之然
或有欲匡主救時濟道濟生民擬步高跡志在
立功而大業中傾天殃頻集或有捷遲衡門
無悶於世以安步爲輿優遊卒歲而時來無
妄運非所遇世道交淪干其閉習或有名冠
四科道在入室全愛體仁慕上善以進德若
斯人也含沖和而納疾履信順而夭年此皆
立功立德之行變疑嫌之所以生也大義既
明宜尋其對對各有本待感而發道順雖殊
其揆一耳何者倚伏之契定於在昔冥符告
命潛相迴換故令禍福之氣交謝於六府善
惡之報舛乎而兩行是使事應之際愚智同
惑謂積善之無慶積惡之無殃感神明而悲
以遇慨天喪之於善人咸謂名教之書無宗
若使大道翳於小成以正言爲善誘應

實必至理之無此原其所由由世典以
垂於視聽之內此先王即民心而通其分以
耳目爲關鍵者也如今合內外之道以求弘
教之情則知理會之必同不感衆塗而駭其
異若能覽三報以觀窮通之分則尼父之不
荅仲由顏冉對聖匠而如愚皆可知矣亦有
緣起而緣生法雖預入諦之明而遺愛未忘
猶以三報爲華苑或躍而未離于淵者也推
此以觀則知有方外之實服膺妙法洗心玄
門一詣之感超登上位如斯倫匹宿殃雖積
功不在治理自安消非三報之所及因茲而
言佛經所以越名教絕九流者豈不以踈神
達要陶鑄靈府窮源盡化鏡萬像於無像者
也

弘明集卷第五

集

夭於小反 泯米忍反 淆户交反 頴徒回反 毅苦吊反 癢音養 矧始忍反 蹲音致 瞍叟字 幹古旦反 臲取歲反 皃完字 烇徐野 壓押 剥鉞上音必角反下詳訖反 湊七奏 壓古文燈字 爨然字鑪字 躔纘上巨月反下子管反 瀆在智反 亢苦浪 驃音標 亮力向反 壑呼各反 圄音右 涸眉扉反 桎梏上音質下古沃反 纏音秘 鍵音件 駭胡解反 液音亦 悕音希 羈居宜反 襦而朱反 蹴直列反 矜音今 閔烏葛反 旒音流 櫬初近 鍼倉歷反 讎音酬 郤丘逆反 憾胡暗反 殉詞閏反 鍼倉歷反

絲反子送踵反之勇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